

文／林玫君

葉子的公車

四月十二日／導師

媽媽的車停在大樹下，

於是我們每天就多了些

搭便車的乘客。

清晨的露水編織成一張

綴滿珍珠的薄氈，

溫潤的覆蓋著

那些盛裝打扮的葉子乘客。

當陽光從樹的指縫間灑下祝福的金箔，

我隔著擋風玻璃，

觸摸他們因歡愉而起的顫抖。

車子在冷風的夾道呼聲中前進，

葉子們也紛紛的

以弧形的優雅姿態下車。

我的頭髮激動的摩挲臉頰，

爭著要隨風而行；

心也怦怦然插上翅膀，

噗味噗味的拍動。

總有那麼一天，

我要找葉子當嚮導，

用最不驚擾的方式，

拜訪這個城市，

也請她跟我說說，

只有小鳥才聽得懂的故事。



山，進入
插銷；
根登山

先是沿著
隨後降到
房間，

尼爾把頭
你怎麼
連號的？

摩根笑
有時候

一心只
尼爾把頭

摩根笑
你怎麼
連號的？

尼爾把頭
你怎麼
連號的？

摩根笑
你怎麼
連號的？

尼爾把頭
你怎麼
連號的？